

日本江戶末期至明治、大正時期的文話

和田英信

前言

日本江戶時期至明治、大正期間，以文話為題的著述不在少數，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有齋藤拙堂（1797－1865）的《拙堂文話》及海保漁村（1798－1866）的《漁村文話》。事實上，除了這兩本江戶末期的著述以外，直到明治、大正時期為止，還出現了許多題為“某某文話”的著述，並成為一種寫作範疇。但是這一現象如今已漸漸被人遺忘。

本文將介紹江戶到明治、大正時期間出版的幾本文話，追溯其源流及輪廓，並探討文話這種著述的特質，以期透過觀察文話發展的興衰，考察近世末期到近代期間，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情形。

（一）江戶末期的文話

文話基本上是模仿詩話、或是以詩話為範本而撰寫的。日本向來熱衷吸收中國文物、文化，因此對宋代以來在西土頗為盛行的詩話也具有高度的關心。例如鎌倉、室町時期漢學最為興盛的五山禪林裡，自虎關師鍊（1278－1346）撰寫《濟北詩話》之後，就出現了一些探討詩或詩人的著述，甚至還刊刻了中國的詩話總集《詩人玉屑》。

但是詩話廣為讀者接受，卻一直要到江戶後期以後。筆者認為這和詩話本身的特質有很大的關係。事實上，詩話的內容並不止於評論詩及詩人，在北宋時期更是士大夫之間交換信息的平台。南宋時期以後，詩話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詩話成了一種言論的商品，流通於社會上。而詩話的廣泛流通及為人接受，則需要

具備詩文人口的增加、出版事業的普及等條件。在日本，一直要等到江戶後期，才具備這樣的條件。

在日本，對詩話這種特質有高度認識的首推菊池五山 (1769 - 1849)，他深知詩話具有提供詩學信息交換的功能以及這樣的商品價值。如揖斐高所述，菊池五山 (1769 - 1849) 的《五山堂詩話》(文化 4 - 天保 3?、1807 - 1832?) 是文化、文政到天保時期，確立報道文學 (換言之，則為職業詩人或職業批評家) 的一本著作。(揖斐高《江戶詩壇的報道文學》、角川書店、2001 年)。而且《五山堂詩話》承襲了中國同一時期袁枚 (1716 - 1797) 的《隨園詩話》(乾隆 50 - 嘉慶 2、1785 - 1798) 的形式，也顯示日本對中國詩話的接受度已臻成熟，當時在中國流行的東西幾乎可以零時差地被日本所接受。江戶後期是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成熟期，長久以來的積累在各個方面都展現出成熟的風貌。此外，古賀侗庵 (1788 - 1847) 的《侗庵非詩話》(文化 11、1814 年自序) 對當時江戶詩壇的狀況，特別是以《五山堂詩話》為代表所展現出的詩和詩評的商品化，表現出批判 (或嫌惡) 的態度。同時，此書也承襲了日本吸收詩話的成果，是一本有系統的中國詩話研究專書。

另一方面，最早完成的文話是齋藤拙堂 (1797 - 1865) 的《拙堂文話》八卷 (文政 13、1830 年) 及《續文話》八卷 (天保 7、1836 年)。有趣的是這些文話和《五山堂詩話》《侗庵非詩話》幾乎在同一時期問世。這也意味著：文話的出現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及詩文評類著述後累積的成果，這和揖斐高所稱的報道文學的成立，都顯示出當時文學環境的成熟。《拙堂文話》裡附載了賴山陽、古賀侗庵序以及拙堂的自序，以下引用一段侗庵的序即可看出當時的情況。

趙宋而降，詩話之累積可拄屋。而文話則絕無。亦屬文苑憾事。邇者閱明史藝文志，有閔文振蘭莊文話，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李雲文話，而宋王銍蚤已著文話，事載其四六話序中。恨未獲見。然詩話之作，如彼其夥，紕漏百出。予嘗著非詩話十卷，以斥其繆。可取者不過數種。今文話成於碌碌委瑣之三子，則其書不慚人意，無待乎一瞥。猶之無也。予因著文話一篇。

如上文所示，《非詩話》的作者古賀侗庵也有志於撰寫文話。而作者拙堂本

人也自述如下：

詩之有話尚矣。四六與詩餘亦皆有話，何獨遺於文。文而無話，豈非缺典乎。余夙以為遺憾。

不久後的嘉永5年(1852)，海保漁村(1798－1866)的《漁村文話》問世了。文話這樣接連地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當時機運的成熟。《漁村文話》的序言及目錄後記裡都提到了文話的缺乏。這些都顯示出當時日本已接受中國多數的詩話，並累積了中國文論的相關知識。(此外從各類書目可以確認江戶時期還有荻原樂亭的〈嵩岳文話〉、菊池三溪的〈晴雪樓文話〉、中井乾齋的〈古今文話〉等文話)。

但是，《漁村文話》和《拙堂文話》雖同為江戶時期代表性的文話，在某種意義上卻呈現出極為不同的性格。首先是文體的不同，相較於漢文的《拙堂文話》，《漁村文話》以漢字和假名夾雜的日文寫成。語言的差異也反映在內容及著述的風格上。〈拙堂文話〉是一本用漢文寫成的文學批評、評論書，主要以中國的文章為論述的對象，在論述的形式上還是以詩話為範本。且不管現實為何，此書是以整個漢字文化圈為對象來撰寫的。該書古賀侗庵的序中曾提到：

斯書之行，足以翼文教，用以為穀率為梯航。彼韓歐之才，待百年而生者，或近出於十數年之內，不可知。又意斯書之成，播聞於西土，其必有如明臣建請求百篇尚書於日下，欲購得以自補藝苑缺陷，且圖振文風之衰，再生韓歐陽者矣。

相對地，《漁村文話》用和文寫成，在性質上比較偏向供寫作漢文時參考的文章指南書。雖然文中顯現出著者海保漁村對中國古典文學高度的深厚的造詣和涵養，但本質上仍是以初學漢文者為對象。而且因為用的是和文，所以論述較為中肯且具體。全書採用像參考書般地較有系統的體裁。以下為《漁村文話》的目錄：

「聲響」「命意」「體段」「段落」「達意」「詞藻」「三多・三上」「鍛鍊」「改

潤法」「病格」「十弊三失」「簡疏」「左傳記事」「史傳記事」「輕重」「正行散行」「錯綜・倒裝」「緩急」「抑揚」「頓挫」「警策」「明意叙事」「周漢四家」「唐宋八家」(以上為正編部分, 續編恕不一一列舉)

一是關於文章的隨筆, 一是寫文章的指南書。這之後出現的文話, 基本上都可以在這兩本文話所代表的類型中找到定位。

以下列出中國詩文評類著書和刻本的刊行狀況以供參考。由此也可看出過去日本在吸收中國文論時有哪些特質, 例如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詩文評類〉(汲古書院、2006 增補補正版) 所舉的著作如下:(此處僅供參考, 故不考慮版本的異同、印行的先後, 並省略卷數)

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明・陳懋仁《文章緣起・註附續文章緣起》、唐・釋皎然《詩式》、唐・孟榮《本事詩》、唐・釋齊己《風騷旨格》、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賦譜・附(唐・杜正倫) 文章要訣》、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宋・歐陽脩《六一詩話》、宋・司馬光《溫公詩話》、宋・劉攽《中山詩話》、宋・吳可《藏海詩話》、宋・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宋・釋惠洪《天廚禁臠》、宋・陳騭《文則》、宋・陳應行《吟窓雜錄》、宋・尤袤《全唐詩話》、宋・楊萬里《誠齋詩話》、宋・陸游《放翁詩話》、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宋・周密《浩然齋雅談》、宋・蔡正孫《詩林廣記》、宋・李塗《古今文章精義》、元・陳繹曾《文章歐冶》(《文筌》)、元・范梈《木天禁語・附杜陵詩律五十一格・詩家指要・詩法源流》、明・懷悅《詩法源流・附詩法源流體意勢三字註解》、明・都穆《南濠詩話》、明・高琦・吳守素《文章一貫》、明・徐師曾《文章綱領》、明・梁橋《冰川詩式》、明・謝榛《四溟詩話》、明・歸有光《評林文章指南》、明・歸有光《文章體則》、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明・王世貞《明詩評》、明・王世貞《文章九命》、明・俞允文《名賢詩評》、明・胡應麟《詩藪》、明・王守謙《古今文評》、明・謝肇淛《小草齋詩話》、明・李沂《秋星閣詩話》、明・張溥《初學文式》、明・左培《書式・文式》、清・馮班《鈍吟雜錄》、清・魏禧《魏叔子論文》、

清·魏禧《文家金丹》、清·陳美發《詩法指南》、清·唐彪《讀書作文譜·父子善誘法》、清·朱飲山《詩法纂論》(《千金譜錄要》)、清·游藝《詩法纂論續編》、清·游藝《詩法入門》、清·程羽文《詩本事附續詩本事》、清·陳鑑《操觚十六觀》、清·徐增《而庵詩話》、清·王士禎《古詩平仄論》、清·王士禎《漁洋詩話鏤》、清·劉大勤·王士禎《古夫于亭詩問附百家詩話抄》、清·陳廷敬《杜律詩話》、清·沈德潛《說詩晬語》、清·潘承松《杜詩偶評》、清·陳元輔《枕山樓課兒詩話》、清·徐文弼《詩法纂要》、清·查為仁《蔗塘外集蓮坡詩話》、清·蔣潤《藝苑名言》、清·袁枚《隨園詩話》、清·吳德旋《初月樓詩話》、清·趙翼《甌北詩話》、清·徐曉亭《論文》、《詩話三種》(《滄浪詩話》《談藝錄》《柝圃擷餘》)

以上的目錄或有遺漏，但仍可看出大致的趨勢。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除了詩學著作以外，文章類的著作也佔了一定的份量。且不管是詩是文，其中有不少是寫作參考書。事實上，不只是這些源於中國的和刻本，在日本人的著作中也有同樣的情形。關於日本詩話的特徵，船津富彥曾提到：「問題意識比較薄弱，發展性較小……多為入門性質的書」(船津《中國詩話的研究》八雲書房、1977年)。雖說問題意識比較薄弱、發展性較小這樣的特徵也同樣見於中國的詩話，但是帶有入門書的性質確是日本詩話的特徵。對此我們可以追溯到空海的《文鏡秘府論》，此書是日本吸取中國文論最早的成果，從那以來，日本對於詩格、詩式等相關著作一直持有高度的關心，這也是日本吸收接受詩話的最大特徵。例如《詩人玉屑》在五山刊刻以後，對日本的詩論及歌論造成很大的影響，並且成為廣受歡迎的作詩指南書，也反映出上述的情況。

江戶時期之前的日本人並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把唐土的文學當作外國文學。在文藝和學術方面，他們把“和漢”(日本和中國)當成一個連續體，雖然他們也知道中心和邊緣的落差，但是他們對先進地區還是懷有一份強烈的憧憬。我們也可以由前面引述的古賀侗庵〈拙堂文話序〉裡看出，雖然文中展現出想要凌駕本土的高昂意識，但也隱約地透露出這樣複雜的心態。儘管當時的日本人如此認為，但是和漢之間還是呈現斷絕、不連續的狀況。僅從詩文評類著作之中，他們傾向選擇入門書或指南書這一點來看，就說明了當時中日之間文學環境的連續性與不

連續性。換句話說，日本對於中國的詩話，是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的對象。先前曾提及詩話具有提供詩人交換信息的功能，但是日本在接受詩話時，已經捨去了這樣的功能和條件，而只是有選擇性地吸收其傳述的內容。就這點來說，菊池五山的《五山堂詩話》算是一本跨時代的作品。此書的內容幾乎都是談論日本詩人的話題，也就是說菊池讓詩話提供詩人交換信息的功能重現於日本的文學環境。至於把詩話的內容當成一種知識或學習對象這樣的學習方法，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古賀侗庵將此推到極致的。或許有點脫離文話這一主題，但是我們認為：把書本的內容當作知識來吸收應該是日本吸收詩話（或文論）的特徵，這也是造成《漁村文話》之後文話興盛的背景。下一章將概觀明治時期以後的文話。

（二）明治時期以後的文話

明治時期以後的文話已不是以中國文學為書寫的對象，這可歸因于江戶至明治期間知識體系上的巨大變動。但我們仍不得不承認：被知識人奉為最高教養的漢學雖然日趨式微，但是其影響還是確實存在的。

○《漁村文話》之後

明治時期以後，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文話。在探討這些文話之前，我們先介紹《漁村文話》之後的發展。

此書首先在明治 11 年（1878）由萬青堂書店再版。明治 24 年（1891）被收錄在由博文館的岸上操編輯、內藤恥叟校訂的《少年必讀日本文庫》第 6 編裡，明治 26 年（1893）被收錄在西村豐所編《文章詩歌作法良材》裡，之後的大正 5 年（1916）年又被收錄在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刊行的《漢籍國字解全書》之《先哲遺著追補》第 34 集、松平破天荒齋講《文章規範》的附錄之中。其解題記述如下：

此書是大田錦城的高足海保漁村為了指導初學者作文，特地以假名文撰寫而成。凡是有志於學文者都必當一讀，故特附錄於後以供參考。

由此不難看出《漁村文話》是明治至大正時期文章指南書的一個重要指標。至於這之後所出版的文話，筆者做了一些考察，彙整如下：

○日下寬《文話》(刊年不詳)

日下寬(1852 - 1926)，號勺水。歷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大東文化學院教授，曾任哲學館講師。(《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以及明治28年〈私立哲學館改正學科表、担当講師〉、明治36年〈私立哲學館大學職員一覽〉，皆收錄於《東洋大學百年史》資料編I、1989)

本書為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應是作者於哲學館(現東洋大學前身)講學時的記錄，共有112頁。卷頭記載〈講師日下寬先生口述、哲學館編輯員筆記〉，沒有刊記、版權頁，正確刊行日期不詳。根據《東洋大學百年史》部局編，明治38年11月刊行的〈高等科講義錄〉裡有日下寬的〈支那文學(文話)〉。此外根據《東洋大學百年史》通史編I，明治35年到36年的第16學年度間把歷年來刊發的講義依照各個講義科別結集成冊，其中可見日下寬的〈支那文學(文話)〉，共72頁。此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日下寬〈支那文學：文章講話〉也是72頁(未見、據早稻田大學學術情報檢索系統)，不知兩者是否為同一著作？

該書目錄為〈本邦文章的沿革〉一章記述了從上宮太子憲法第十七條到江戶末期的日本漢文學史，其餘則是中國古典文，也就是關於漢文的概說。〈文章的體制〉〈文章的體則〉提到了作文寫作的方法。若是把《漁村文話》看作一種參考書，那此書就是講學於學校時用的教科書版文話。

○岡三慶《晚成堂文話》(刊年不詳)

岡三慶的生卒年不詳。生於南總，本姓松崎。來到江戶入醫師岡三輔門下，不久後成為其養子並繼承家業。經學師於森田節齋，詩學於森田月瀨。著有《大學講義》二卷、《孟子講義》六卷等，著書頗豐。文中可見“馬琴死於居士年幼之時”。馬琴死於1848(嘉永1年)，可推論岡三慶出生於天保、弘化年間(以上據《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等以及本書的記述)。此書共178頁，沒有刊記和版權頁，正確刊行時間不明，結集短篇的隨筆而成。內容雖然比較詼諧，但整體

上採用了可自由發揮的隨筆形式，內容偏向為初學者解說文章修養之道的啟蒙書。

○《鷗外文話》(明治 24 年、1891 年)

森鷗外(1862 - 1922)、小說家。雜誌《柵草紙》20 號收錄了以〈鷗外文話〉為總題的 11 篇文學隨筆。其中 5 篇已在明治 23 年的《國民新聞》中以〈瀛西詩話〉為表題登載過。

○《文章世界增刊・文話詩話》(博文館、明治 40、1907)

《文章世界》是由博文館於明治 39 年(1906)3 月 15 日創刊的月刊文藝投稿雜誌，由文章作法、投稿作品以及短評等構成。本書是刊行於明治 40 年的增刊號，屬於雜誌媒體的文話。在目次、卷首插圖之後，還以〈文壇五十七名家〉為題，登載了文學家們的肖像照，此外還以《鰲頭》為目在欄外部分附錄了〈十二個月的異稱〉等非常詳細的作文資料。

○田山花袋《花袋文話》(博文館、明治 44 年、1911)

田山花袋(1871 - 1930)、小說家。其序謂：「此書彙集了著者關於文藝及文章方面的論述。內容有講話也有談話，有著者長久以來的研究筆記，也有單對時下抒發之個人意見。著者期許此書對於從事文藝的人，能多少提供一些參考。」(原文為日文)

○金子薰園《文話歌話》(大同館、明治 44、1911)

金子薰園(1876 - 1951)、歌人。其序謂「本書結集了筆者閱讀文章、詩歌時的感想，原是以初學者為對象，文章多屬此類。其餘也效法於此，努力敘述得平易淺顯。隨書附錄的“文章月令”是每月發生的特殊自然和人事，以期多少添點新意，並增加文章的資料。」(原文為日文)

○萩野由之《史話和文話》(博文館、大正 7 年、1918)

萩野由之(1860 - 1924)、日本文學者、史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其例

言謂：「本書結集了筆者關於國史及國文方面的五十篇雜說，按其內容題名為史話與文話。雖說是話，其實是一種筆話，由自己記錄而成。其中夾雜一些演講和速記，大部分採用口語的形式，也有部分文章的形式，如今再作修改也沒有意思，就照其原貌刊載出來。筆者向天下讀書人推薦此書，是希望藉此增進普通國民對國史國文的興趣。因為國民期待將來發展的同時，也不可忘卻過去的路徑。」(原文為日文)

○幸田露伴〈日本文話〉(大正9年、1920)

幸田露伴(1867－1947)、小說家。本文原刊載於雜誌《婦人世界》大正9年1月、2月、3月號、未完。之後收錄于《續露伴小品》、《露伴全集》25。內容主要以探討「(日本的文章)應該是怎樣的」為前提，並講述「以往的日本的文章又是怎樣的」，屬於文章史概說。但是只論述到古事記就告中斷，未完。

○八波則吉《文話歌話・從鑑賞到創作》(敬文館、大正15、1926)

八波則吉(1876－1953)、國文學者、國語教育學者。第五高等學校教授。大正7年以來開始使用的〈尋常小學校國語讀本〉(ハナハトマメマス)即是由他所編纂。序謂：「研究名文之所以為名文，以供讀書及作文時參考。此為余多年之宿志，此書則是余對此微薄心力的累積。書中談話的部分是余在教育會等談話時的筆記，演講的部分是余寄給新聞雜誌的原稿，均做了一些改寫」。各篇皆獨立成篇，編排的順序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試著交雜長短難易不同的文章，以避免讀者產生倦怠。此書的內容曾以《應用修辭學講話》之題問世，但不久後遇上震災，故藉此做了大幅的修正，並加入一些新作，以期能夠面目一新。」(原文為日文)

(三) 何謂文話

在此將第二節提及的文話再次整理如下：

(1) 日下寬《文話》(刊年不詳)

- (2) 岡三慶《晚成堂文話》(刊年不詳)
- (3) 森鷗外《鷗外文話》(明治 24、1891)
- (4) 《文章世界増刊・文話詩話》(明治 40、1907)
- (5) 田山花袋《花袋文話》(明治 44、1911)
- (6) 金子薫園《文話歌話》(明治 44、1911)
- (7) 萩野由之《史話と文話》(大正 7、1918)
- (8) 幸田露伴《日本文話》(大正 9、1920)
- (9) 八波則吉《文話歌話・鑑賞から創作へ》(大正 15、1926)

以上著作大致可分成兩類，如 (1) (2) 出於漢學系作者之手，其餘則不是。這兩本書都是作者為了振興明治時期日趨衰微的漢學而撰寫的。(1) 是哲學館（現在東洋大學的前身）的講義錄，哲學館本來就是以振興漢學為目的而創設的學校。至於 (2) 則可參閱下面一段文章：

余思漢學之所以一朝衰微至此，乃因漢學不具備各種專門科學。然漢學斷不可廢，因我國社會文字皆發源於此，只要橫文字（西洋文字）無法為我同胞兄弟所常用，漢學就絕不能斷跡於社會。故在今日圖謀漢學之興盛為當務之急。因此漢學亦不可不設專門之學科。居士之所以草創文話一科，乃居士縱令多忙，仍可走筆漫錄浮於胸中之事，以之告世，世間或由之一見端緒，因此不可不創興一專門學科。如此則漢學具備於專門科業也期年可待。（原文為日文）

不久後的大正 5 年刊行了《漢籍國字解全書・先哲遺著追補》。以下介紹其中的〈發刊之詞〉，附載於先前所述的《漁村文話》裡，從文中可看出當時漢學的地位。

正當我國文化根底之漢籍皆束之高閣之際，學會基於多年的計劃，挑選先哲既已註解的好書，並邀請當代著名學者撰述缺漏的部分。逐步刊行了第一輯十二冊（第一卷到第十二卷），第二輯十三冊（第十三卷到第二十五卷），第三輯八冊

(第二十六卷到第三十三卷)，合計三十三冊。幾乎網羅了漢文學的基礎書籍，使一世為之風靡，復興日益衰微的漢文學研究。出版界也爭相仿效刊行漢文學的和文註解書，造成近年來無比的盛況。為了聖代，實為可賀。(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原文為日文)

(4) 是雜誌特集集中的文話，算是比較獨特的作品，其〈編輯余錄〉記述如下：

新時代學習新式文章詩歌的做法，不可沒有舟筏。這是《文話詩話》的抱負。編者和我都深信：親愛的讀者諸君只要熟讀玩味此書，俾能創造新式文章詩歌，為你的人生，發揮一些效用。(原文為日文)

「此書悉數收集了現代文人詩客的肖像，以期讀者能與之親近相會於一室之中」(編輯余錄)。卷頭是〈文壇五十七名家〉，〈文話詩話〉則結集了文章、詩歌相關的隨筆，〈新式作文法〉論述較為具體的技術論，〈研究〉解說〈國文學〉〈漢文學〉〈外國文學〉的研究方法和重要書籍的解題，並附錄了作文便覽的〈鼈頭〉。全書可謂費盡心思。此書雖然以日語的文章為對象，但也多次提及漢文。其中井上哲次郎在〈近世漢文家的特色〉裡提到江戶、明治時期的漢文作家，文章的內容如標題所示，其餘例如竹越三叉的〈書簡文學的價值〉舉出法國夫人 Marquise de Sévigne 給女兒的信，以及英國的 Samuel Richardson 的 Clarissa，和《文選》中的〈與某某書〉，探討其文學性。他並提倡應學習袁枚、蘇軾、歐陽脩等人的書簡。此外幸德秋水在〈論文的三要件〉中提到諸葛亮的〈出師表〉和孟子以外，還談到了 Spencer。這些都有趣地反映出當時西學傳入日本後和漢文學相互交融的複雜語言環境，以及過度時期中“文章世界”的樣貌。

(3) (5) 是由小說家、(6) 是由歌人、(7) 是由歷史家、(9) 是由國語教育學家撰寫而成，同時作者的身份也反映在著作的風格上。森鷗外的(3)內容主要是介紹泰西文學的新思潮，可說是最純粹的文學隨筆。和其他明治時期作品不同，文中幾乎不見指導文章寫作的要素。就這點來說，此書直接繼承了詩話、文話本來

所具有的隨筆特性。田山花袋的 (5) 是文章、文學散文。此書從自然主義出發，以文章論為中心。文中多處可見作者對同時代作家作品及文章的評論。金子薰園的 (6) 基本和以上相同。如書名《文話歌話》所示，內容以和歌為主。但是在《倫敦塔》一節中，作者試著對夏目漱石的文章進行解析。此書兼具教人如何寫作等作文參考書的性質。〈文章月令〉是模範作文選集。萩野由之的 (7) 主要是歷史散文。也因為作者是學者出身，所以內容傾向於對歷史文學等話題的考證。而 (8) 的作者幸田露伴既是小說家，又是古典研究學者，他的學識也展露於書中。

由此可知，以上的作品雖然都稱作文話，但實質上卻包含了各種不同的形式。光從內容來看，可分成隨筆型和文章指南型（或是折衷型）。我們在前面也提過，基本上這些都可以歸類到《拙堂文話》的隨筆型或是《漁村文話》的文章指南型。當然其中有的是以漢文，有的是以日本文章為對象，但是以上都繼承了文話這種著述的特質。這些書除了森鷗外和萩野的著作性質比較特殊以外，若不論程度上的差別，基本上都是以創作為前提的文章論。這和一般文學論、文章論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書都是為了提供創作時參考，以啟蒙的立場而撰寫的。（鷗外在書裡介紹海外文學的新信息，萩野在書中也提到「向天下讀書人推薦此書，是希望藉此增進普通國民對國史國文的興趣。」，也相當具有啟蒙的意義）。

如今日本已經不見這樣的文話，但還可以見到這類性質的著述。“文章讀本”就具備了這樣的性質。齊藤美奈子在《文章讀本さん江》（筑摩書房、2002 年）指出：文章讀本這種著作範疇，其存在實為不可思議。她認為文章讀本詳述一些理所當然的事，實為可笑。還有文章讀本的撰寫其實並非是為了讀者，而是為了滿足作者本身等等。她把這些現象大肆地揶揄了一番。此書還得到了一定的評價（曾獲得 2002 年度小林秀雄獎）。但我們翻開此書一看，她所謂當今的文章讀本和文章作法，其實在江戶時期以來的文話作品裡，已不斷地被提及傳述。接下來我們將齊藤所舉的標題和《漁村文話》中的章目互相進行對照。

齊藤美奈子〈文章讀本所說的五大心得〉

○寫得明確易懂

→「明意敘事」文之大要在於意事不過二端。……大要在於其意簡明。

○寫得簡潔扼要

→「簡疏」文最難之處在於記事。且記事以簡為貴。……若瑣事末事皆一一列舉，詳加記載，會使文章過於冗長，讓人不知如何觀其要旨。

○注意文章的開頭

「體段」起頭該如何下筆應合於篇意，……需要深思。…起結之處決定一篇文章的優劣，故為作家最難動筆之處，更應加以用心。

○要注意起承轉合

→「體段」大意一旦確定之後，就當考慮文章體段。所謂體段就是整篇文章的配置。

○要有格調

→「病格」文的弊病有以下幾種：「俚」就是言之鄙野。……「陋」就是以世俗極陋之意為文。

她還舉出了「文章讀本最忌諱的三大禁忌」，包括「忌用新奇的語彙」「避免千篇一律的寫法」「勿使用輕薄的表現」，以及「文章讀本所推薦的三大修行法」，包括「閱讀名文」「抄寫自己喜歡的文章」「每日寫文章」等，都是自《漁村文話》以來，文話作品裡屢屢提及的。我們認為文話正是齊藤所說的文章讀本的前身。

此外，齊藤還分析了文章讀本這種著述的特性，考察自明治以來作文教育變遷的背景。她認為現代所謂的文章讀本應是起源於谷崎潤一郎的《文章讀本》（昭和9年、1934年）。她還指出：「文藝批評化」算是此書一項嶄新的特性，其中可細分成：1) 技術論的沒落、2) 個別批評的抬頭、3) 對文藝作品的偏愛、4) 隨筆風格的體裁。她還對此下了一個新的定義：“所謂文章讀本就是以文藝批評方式所寫的文章指南書”。或許歷史的變遷會因為個人視點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想法及看法，但至少齊藤所提的“文藝批評”這種特性，在明治、大正時期甚至更早以前的江戶後期時即已可見。

現在在日本廣為流通的文章讀本（或是同類書籍），追溯其源流，應可上推至歐陽修的《詩話》。至少我們認為：這些著述之所以採用“文話”這一名稱，正是顯示出日本吸收中國文論時，其所帶來的影響。江戶時期，詩話及寫作詩文的指南書從中國傳入，日本人也著手撰寫同類的著書，到江戶末期至明治、大正時期

還出現了不在少數的文話。但如今具有這些特質的作品，一部分被改用“文章讀本”這樣的名稱，但從整體來看，大部分散見於文章論、文學論或是隨筆、散文這樣的範疇之下。本文考察了文話出現的時代，並探討其出現、式微的背景。最後就“文話”這一名稱為何會消失，進行簡單的討論。

首先要提的是谷崎潤一郎的《文章讀本》。如齊藤所說，戰後出現的同類著書，皆仿效谷崎，連書名也加以承襲。此外，有一點雖然在前文沒有提到、但可能具有影響的是：“文話”這一用語在學校的教育這個領域裡有其特殊的用法。蘆田惠之助（1873 - 1951）是大正昭和時期以“隨意選題”這一主張為人熟知的作文教育界著名學者。他所引用的“文話”一詞指的是：老師教作文時的心得，或是作文的內容。“文話”在他的指導與實踐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尋常小學作文教授書》四卷、1918 - 21 年等）。事實上大正至昭和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以文話為名的作品，但其多數都是講述課堂上指導作文的方法。和這些現象交替的是谷崎的《文章讀本》的出現。

造成這一現象的理由可能是日本當時漢學已日趨衰微。《日本國語大詞典》裡所舉唯一有關“文話”的用例如下：

支那不愧為文學之國，自古以來批評就相當興盛。從六朝、唐宋尤其是宋朝以後，修辭、詩話、文話之類繁盛，其他還有像畫話、金石談等，金元以後甚至出現了金聖嘆等的小說批評。古人云、詩話作而詩亡。可推測其批評之盛況。唯從整體來看此等斷片的批評，皆缺乏能找出貫通意義及整體傾向的研究。（島村抱月〈近代批評的意義〉、《早稻田文學》1906 年 6 月，原文為日文）

這篇完成於明治末期的文章，明確地指出“文話”是中國宋朝以來傳統的批評格式（島村於早稻田大學講過〈支那文學史〉，深具漢學的知識）。但是大約進入大正時期、特別是昭和時期之後，由於漢學的衰退以及前述的背景，“文話”之類的存在越來越不明確，尤其是在日本，能感知傳承自歐陽脩《詩話》以來這種著述傳統的世代已經漸漸凋零。反過來說，“文話”的消失過程，或許也能映現出日本漢學的一抹殘照。